

比
十
淑
敏
作
品
精
選



跨世纪文丛精华本

毕淑敏作品精选

毕淑敏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毕淑敏作品精选/毕淑敏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5.5

(跨世纪文丛精华本)

ISBN 7-5354-3029-5

I. 毕…

II. 毕……

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37303 号

责任编辑:吴高余

责任校对:梁 风

封面设计:徐慧芳

责任印制:吴竹敏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1 层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

开本:960×640 毫米 1/16 印张:21.875 插页:1

版次: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

字数:310 千字 印数:10001-13000 册

定价:23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目录

梦坊	1
藏红花	13
昆仑殇	27
预约死亡	89
雪山的少女们	141
女工	268

附录

毕淑敏简历	345
毕淑敏出版年表	346

梦 坊

温卡在街上无目的地走着。要说完全无目的，也不确实。温卡要让眼睛不断接受霓虹灯的刺激，用慌乱的光斑来扰动自己，从微弱的动荡中，证明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联系。

温卡是个美丽的女孩。温卡失恋了。美丽的女孩失恋的时候，比丑陋的女孩更加哀伤。她想不通自己如此美丽，为什么还是被抛弃。温卡对自己的评价，如同爬过了最高点的过山羊，头朝下栽了下来。粘滞的哀伤和恐惧，从头发丝浸染到脚趾甲。

温卡疯狂地购买东西，特别是那些贴身的女性生活用品，既然恋人已不肯抚摸，就让这些幽冷的丝绸和暖煦的棉布代替他的手吧。

百无聊赖的温卡，看到街边有一间窄窄的黑色的门。门的上面有两个银亮的字——梦坊。那两个字当然不是纯银的，纯银的字在风雨中会晦暗生锈，“梦坊”在油黑的底色上凸起，表明是某种生机勃勃的贵金属制造。

梦坊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造梦？如同染坊或是玉坊？把一段粗糙的怀念凿出斑斓雕出孔隙？或是如同当年用梧桐叶子发明了皮影的妃子，来一段招魂的法术？

温卡现在是除了科学以外，什么都相信的。她走进了梦坊。梦坊的门看着厚重，其实是轻快的。温卡看到了充满温馨的接待台，一位坠着长长耳环的小姐，微笑着同温卡打招呼。她的耳环前后摇动，好似两把锋利的小直尺。

温卡说：“梦坊。好奇怪的名字啊。是想做什么梦，就会做什么梦吗？梦到一个人需要很多钱吗？这个人在你的梦里，能说你喜欢听的话吗？”

直尺小姐说：“这里不是造梦的地方，是解梦的地方。如果用专业的术语说，就是释梦。”

温卡有些失望。温卡有很多破碎如渣的梦，温卡不想让自己的生活

变得更紊乱。温卡说：“你们是迷信啊。”

小姐说：“知道一个伟大的犹太人吗？”

温卡说：“知道的。马克思。”

小姐笑了说：“对。可是还有一个伟大的犹太人。”

温卡说：“我也知道的。他是爱因斯坦。”

小姐说：“你知道第三个伟大的犹太人是谁？”

温卡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不知道了。他是一个歌手或是银行家吗？”

直尺小姐说：“他就是弗洛伊德。弗洛伊德开创了对梦的解析。你不能说他是迷信。如果你说他是迷信，你就是愚昧了。”

温卡对这种批评性的语言，现在很能够接受。她觉得自己一败涂地，如果谁夸奖她，她就会疑他不怀好意。如果贬斥她，就觉得真实。她对直尺小姐说：“如何释梦的呢？一对一坐着？如同医生对病人那样？”

直尺小姐此刻两肩端正，直尺一动也不动地说：“我们有一个小组。所有的组员都是希望解释自己的梦的人。”

温卡很沮丧地说：“原来是一群要求解梦的人互相聊天。这种互助组有效率吗？”

直尺小姐说：“有心理博士帮助你，让你知道你的梦对你说了什么。如果你不理睬你的梦，它就会反复地同你说。直到你懂得或是彻底厌倦。”

温卡想到自己经常做一个噩梦，难道是自己的心打印出的密令吗？温卡说：“我报名。”

小姐说：“好的。请你填写这些表格。”

温卡慢慢地填写了那些表格。表格上，除了她的名字性别地址是真的，其余的都是假的。比如她把自己大学助教的身份，衰减为只受过高中教育。她把自己的年龄缩小了5岁。她还把籍贯从江南的小镇改成了首都。当把一切都完成之后，温卡就对梦坊产生了期待。

“梦坊什么时候开始活动呢？”温卡问。她已经知道活动为了方便白领们，定在每周周末。

直尺小姐说：“我不知道。这要看情况。”

温卡说：“看谁的情况呢？老师吗？”

直尺小姐说：“主要是看有多少人报名参加此次的梦坊。人足够的

多，很快就会开班。如果相反，就要等等。”

温卡说：“我明白了。它像一个出国旅游团。如果人不够了，就可能取消。”

直尺小姐说：“我们从来没有取消过梦坊。只是等待的时间会长短不一。”

温卡交了费就走出了梦坊。温卡的心情就比刚才要好了一些。因为她有了新的期待。很快，她就收到了梦坊在下周末开始活动的通知。那一天去梦坊的时候，温卡为自己的着装费了思量。她近来灰头土脑不修边幅，在华丽的内衣之外包裹的都是松垮的过时服装。今天，结识一批素不相识的梦友，温卡有点吃不准自己形象的尺度。但是，她很快就不为此事发愁了。她想起了自己填的表，就穿了一条牛仔褲和一件旧T恤衫出门了。

梦坊的活动室是间很大的空房子。屋子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人，大约20名吧，男女老少。看到他们互相规避的眼神，温卡就知道他们是梦友。指导大家释梦的博士还没有来。门开了，大家众星拱月般地望着，以为是博士来了，看到的是云朵一般移动的垫子群。当垫子一个个脱落到木地板上，才露出了垫子下面的直尺小姐。今天她佩戴的是小小的珊瑚样的耳坠。由于搬运的劳作和垫子的捂盖，直尺的头发都汗湿了，如同京戏青衣的贴片粘在腮上。

大家说，为什么不叫我们一道搬呢？

直尺说：“蒯博士不许的。蒯博士需要大家没有见面之前，保持距离。”

梦友们就有些不明白这距离是指博士和大家，还是大家和垫子的距离。每个垫子都很大，几乎像一床小褥子。有的人来得早，站得累了，也就不管什么距离不距离的，拉过一个垫子坐下，很惬意地伸长了自己的腿。垫子的花样略有不同，有花朵和素色两种。温卡挑了一个纯紫色的垫子。很快后面的人就没有法子挑垫子了。因为垫子的数目，如同饭店餐桌上那些精巧的细点，是按照来宾的数目预备的。

待大家都坐好之后，一位典雅的女士走进来，说：“大家好！”大家就漫声回答着“你好”。女士说：“我是本次梦坊的指导老师蒯兰博士。”大家的脊背就一下子在坐垫上挺直了。温卡有些失望。蒯博士太秀丽了，温卡现在对秀丽也有一种疲倦。蒯兰也比想象中要年轻。就在

温卡失望当中，蒯兰博士已经介绍完了她的心理学从业经历。温卡对这些不感兴趣，经过在大学的历练，温卡对威名赫赫的学校和种种头衔有了很好的定力。她希望的是朴素的真才实学，比如能否让她明白自己的梦想。

蒯兰说：“你们知道了我，我也知道了你们，是从你们的表上。可是你们彼此之间是不知道的。下面，我想让大家互相知道。第一个步骤是，大家AB制报数吧。”

轻微的沉默。因为不知道具体的操作怎样进行。一个剃了板寸的小伙子说：“我只会AA制。”蒯兰微笑道：“是我疏忽了。大家报数吧。一个人报A，下一个人报B。就这样简单。”

梦友们就照此办理了。温卡报到了“A”。温卡喜欢A，温卡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。温卡注意到板寸小伙子报了“B”。现在，垫子上的人被分成了两组。蒯兰说：“好。每一个A随便找一个B，结成对子吧。”

温卡就暗暗叫苦。依她现在的心情，哪里愿意和什么人结成对子啊。迟疑间，那个小伙子就像街边乞讨的残疾人，双膝扭着垫子，挪到温卡的面前，从厚厚的嘴唇中吐出：“咱俩一组吧。”

温卡说：“你反客为主了。我是A啊。”

小伙子说：“我看你闭关自守的样子，索性就主动了。反正总要结成对子，和谁都一样的。”

环顾周围的人已一一对应，温卡也和小伙子面对面地坐好。蒯兰博士说：“现在，互相介绍自己的情况。”

小伙子说：“你先说还是我先说？”

温卡说：“随便。”她其实是希望自己后说的，要为自己编一份伪造的简介，这需要时间。

小伙子说：“本来应该是A先开始的。但我先来吧。”

温卡点点头，算作默许。她喜欢善解人意。小伙子说：“我叫童语。童叟无欺的童，胡言乱语的语，记住童言无忌就记住我了。28岁，未婚。一家网站的业务总监。那天偶然经过这里，觉着好玩。就这样。”

温卡无动于衷地看着他。童语说：“完了。该你了。”

温卡面无表情，但老师的既定计划，她不能不完成。于是她慢慢地说：“我叫温卡。高中毕业，无业，到处游逛。父母都死了。还有什

么？没了。”

童语的脸暗了，温卡想这一定是因为面前的女孩没上过大学，而生出的歧视。童语说：“你的名字很奇怪。能告诉我为什么？”

这个家伙挺狡猾的，一下子就不动声色地把话题深入了。但温卡不想理他，就说：“有什么奇怪的？随便起的。”

童语说：“你是独女吗？”

温卡说：“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”

童语说：“当然有关系了。因为听到你的名字，我想起了一个人。熟人，你也认识的。”

温卡说：“说得这么肯定？我不会认识的。”

童语说：“你一定认识。”

温卡对他的武断不耐烦，说：“你说出来吧。如果认识，我就说认识，如果不认识，请以后讲话留点余地。”

童语收敛起笑容说：“我想起了万卡。你这个人，出生的时候是难产，然后又没有兄弟姐妹，现在这样忧郁，真比契诃夫笔下的万卡还惨！”

温卡不由得笑道：“谢谢你这么富有同情心啊。我不是万卡，再说啦，你凭什么说我是难产？”微笑牵动了温卡脸上的肌肉，温卡才发现自己很长时间没有让肌肉这样运动过了。

童语说：“你想啊，叫做卡，肯定是生得不顺畅啊。”

温卡笑着嗔怪说：“你这不是童言无忌，而是性骚扰了。”

童语说：“笑了好。哪怕是被我的黄色笑话逗笑的，也比把脸皮皱得像个海参好。”

蒯博士说：“大家都相互介绍完了吗？”

大部分人说“完了”，小部分人说“没完”。蒯博士就说，那我们再等一分钟。

在这一分钟的时间里，温卡和童语都没再说话。他们刚才结束在一个笑容中，谁都不想再用什么东西覆盖它。

一分钟后，蒯博士说：“现在，所有的A都站起来，然后，B站在A的后面。”屋内就娑娑地响起来，A角站在前面，后面跟着B角。温卡环顾四周，想起早年间的游戏——木头人，一对对傻站着。

蒯博士说：“每个B角要躲在A角的身后，把A刚才的自我介绍说出

来。”

一个新奇的考试。大家对别人都很淡漠。B角漏洞百出，A角哭笑不得。轮到童语了，他把自己高大的身躯隐设在娇小的温卡之后，清清凉凉，用有气无力的声音说：“我叫温卡，高中毕业，无业，到处游逛。父母都死了。”

温卡吃了一惊，他复述得那样准确，那样哀伤无助，是语言和情感的双重复印机。尽管这是一个谎言，但四周一下子变得如此安静，温卡感到目光聚焦时的灼热。

之后，蒯博士又布置B角在前，A角隐没，然后代叙B的简介。温卡料到会有这样的交换场地，但她已无法弥补刚才的涣散。她把全部肢体缩在童语身后，希望大家看不到她。她说：“我叫童语。智叟的叟，语文的语。好像……是搞计算机的……”

大家很耐心，等着结结巴巴的温卡把话说完，但温卡说不下去了，脑海中关于童语的印象都倒出了。人们一时想不清智叟和童语有什么关联，就悄声议论起来。

温卡以为蒯博士会对此发表意见，但蒯博士什么也没有说。当所有的AB角都讲完之后，蒯博士说：“刚才介绍得好不好，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评判。它反映出你对待别人的态度，也反映出你对这个世界的关注。这些都和我们的梦境有着丝丝入扣的关系。”

终于进入梦境的解释了，温卡很高兴。她不好意思地看了看童语，童语很专注地听着老师的传授，并不接纳她歉意的目光。终于到了活动结束的时候，温卡对童语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童语说：“也许我该说没什么。可是不说这句话。因为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。”

温卡说：“你不要故意装得没事人一样。我知道你是在乎的。”

童语说：“如果说我在乎，那就是以后我的自我介绍，会更好记一点。比如我会说童话的童，三言两语的语，省得让你想起愚公移山什么的。你知道，干网络这一行，让人记住是很重要的。”

“谢谢你那么仔细地记住了我的简介。”温卡说着，就独自走出了梦坊。今天的活动，让她看到了自己的漠然。是啊，如果一个人清醒的时候，都无法记住别人，自己又躲在一份编造的假面之后，那么生活又有什么真实的意义呢。温卡问自己。

梦坊其实是一个普及释梦的学习班，蒯兰博士的课程是很学术的。当理论的学习告一段落，活动也接近尾声的时候，大家强烈要求蒯博士做一次释梦的示范。温卡当然是非常踊跃的呼吁者，因为她那反复出现的噩梦，虽然最近发作的次数少些了，但并没有去根。这就好像患有一种奇怪的病症，如果诊断不清，即使痊愈了，你也会隐隐作痛。

“老师，我有一个梦，困扰了我许久，我很想对它有一个解释。就请用我的这个梦，做个例子吧。”温卡说。

又有几个同学举起了手，他们都有梦。蒯博士说：“谢谢大家的勇气。”

温卡说：“这和勇气有何关系呢？”

蒯博士说：“你的梦就是一个另外的你。它隐藏在黑色的睡眠中，却不倦地向你发出警报。意识只占整个智慧的百分之五，潜意识占了百分之九十五。梦是潜意识的代言人。你让我们听你的心，这当然是对大家的大信任了。”

温卡有一点紧张，梦真能像潜意识的使节，把自己出卖吗？可自己究竟是怎样的，不是连自己也不清楚吗？认识你自己，是非常繁难的事情，如果梦能帮这个忙，即使在众人面前袒露一切，也是值得。

温卡以为博士会因为自己的勇敢，答应自己的请求，没想到博士说：“释梦的材料必须是新鲜的。像没有落到地上的露珠那样完整和清新。如果是一个陈旧的梦，就像风沙掩埋的废墟，你无法精确地复原它的全貌。所以，为了我们实验案例的准确，我需要案主提供刚刚结束的梦。请原谅，我把分析的材料称为案主，这和公安局的案主不是一个意思。具体的安排是这样的，在下一次聚会的前夜，临睡前，你把纸笔放在枕边……”

童语打断了老师的讲述，说：“您的意思是在睡眠中记下自己的梦境？在黑暗中奋笔疾书，这是不是有些恐怖？”

蒯博士说：“你的前半部说得很对，童语。最淡的墨水也胜过最强的记忆，特别是大梦初醒时的记忆。午夜的记忆是一个奸细，无论它当时多么完整，都会在阳光下褪色变形。准备好下水流利的笔和柔韧的纸张，当你从梦中醒来的时候，就快速录下梦的梗概，尽量多地保留细节。”

梦友们就发出叽叽喳喳的议论声，似乎在各自谋划用何种设备猎住

梦的脚印。童语说：“还有其他的方法吗？”说完他向大家特别是温卡方向做了一个鬼脸，对自己的穷追不舍表示歉意。蒯博士说：“如果你觉得夜里起身太麻烦，自己又对机械操纵熟练的话，可以准备一个简单的录音机。半夜醒来，迅速打开，对着它详尽描绘梦境。”

大家飒飒地做笔记，虽然这个复杂，但还是记下来周全。温卡没有动笔，记在脑子里了。温卡还有另外的顾虑，说：“梦是不听指挥的，当你想要它来它却偏不来的时候，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博士说：“我没有办法。我们没有办法操纵潜意识，就像没有办法操纵太阳。”

温卡几近绝望了。她是那种一逢大考必然心慌气短水准失常的人。那常常烦扰它的噩梦，大约也是这个脾气，到了需要它现身说法的时候，它也晕场。没办法，只有碰运气了，但愿那个梦能恶向胆边生，风雨无阻驾临。

也许和温卡有相似经历的人太多，场上气氛有些茫然。蒯博士不喜欢忧闷的氛围，就说：“让我告诉大家一个诀窍，如果你照着做，也许梦婆婆就会光临你枕上。”

大家眼睛放光，蒯博士说：“给自己一床舒适的被子。不要太厚也不要太薄。枕头呢，不要太高也不要太矮。然后对自己说，今天晚上，我要做一个梦。连说30遍……”

大家就惊呼起来，说：“30遍！那么多啊！”

蒯博士说：“30遍还不一定行呢。试试吧。每个人接受暗示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。”

温卡知道自己是一个很敏感的人，但是否暗示性也很高，就没有把握了。她再次问老师：“您还有什么法子呢？”

老师就笑了，她也很希望温卡能做一个梦，不单是份良好的教材，而且帮助她认识自己。老师说：“好吧。既然有人这么热心求梦，我就贡献一个偏方。先说好，这不在科学的范畴之内，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。”

凡是这样开了头的话，往往就激起了更大的好奇。如一粒鱼食撒下池塘，垫子如同斑斓而饥饿的鱼，聚首而来。

蒯兰说：“你需备纯红无瑕的枫叶一枚，放在自己的枕下。再备纯绿无瑕的苇叶一根，也放在自己的枕下。然后，你就睡觉吧。如果做了

这许多的准备工作，梦婆婆还是不肯造访梦境的话，我要恭喜你，你的睡眠实在是好。是福气啊。”

蒹兰说完，大家就议论纷纷。说现在距端午还有些日子，但商场已有苇叶在出卖。如果努力寻觅，应该没有问题。但是纯红的枫叶实在难煞人也。香山的树叶苍翠可爱，距离凋落的凄红还有远远的时日呢！

有人问：“若是吃了粽子，再把那苇叶洗净压在枕下，可行？”

蒹兰说：“不行。粽子叶会有折痕。粽子是属于屈原的，不能再属于你。”

温卡觉得红叶是一个难题。她想起了有一种水晶过塑的书签，栖息着端庄的红叶。她说：“假如把红叶从塑料封套里掏出来，可行？”

蒹兰是从国外回来的，还没有见过这种书签。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解释，希望它能代表纯红无瑕。蒹兰听明白了，说：“不行。它并不无瑕，已被各种指纹拂过。”

大家就索然了。看看结束的时间已到，蒹兰说：“咱们下周见。祝大家做个好梦。”

温卡每天都在为纯红无瑕的枫叶犯愁。树上没有红叶，干花店也没有。苇叶倒是找到了纯绿无瑕的，但在等待红叶的过程中，它们变得萎黄，温卡只好反复购买。几次之后，超市的小姐已经认识她，以为她是一个狂热的粽子爱好者。在没有纯红枫叶的夜晚，温卡睡得很安然。梦婆婆坚决地拒绝拜访她，让温卡在一夜好睡之后沮丧不已。她无计可施，每晚的纸笔都派不上用场，荒着。星期五的晚上，温卡简直坐立不安了。如果今晚无梦，明天就无法分析。后天，梦坊就结束了。

焦灼中，电话响了。居然是童语。童语说：“你有梦了吗？”

温卡说：“没有。你呢？”

童语避而不答，只说：“我有了无瑕的纯红的红叶。”

温卡大感兴趣：“你哪里来的？”

童语说：“是我制造出来的。”

温卡不信说：“你怎能让时光飞转？”

童语说：“你想要这红叶吗？”

温卡说：“那还用说！”

童语说：“那你等着，我这就给你送去。”

温卡告诉了童语自己的地址，在等待童语的时间里，温卡想到了一

个问题——童语是怎样知道自己的电话的？即使是在登记表上，她也没有留下自己的电话。

童语很快来了。梦坊之外的童语，显得更随意和活跃，他的板寸长了，不曾梳理，就显出男孩的顽皮。他说：“温卡，知道我是怎样把红叶制造出来的吗？”

温卡说：“我先想知道你是怎样知道了我的电话？”

童语说：“对于一个电脑工程师来说，这并不困难。就像制造红叶。”说着童语拿出红叶。

温卡还从未见过如此纯粹猩红的叶子，平整光洁如锻造的红铜。

温卡抚摸着红叶，手指就有了稀薄的润滑，说：“真的呀？”

童语说：“现在假的东西太多，人们把真的也当成假的。”

温卡说：“还有人保存着旧年的红叶？居然还带着水气？”

童语说：“这不是旧年的红叶，是新鲜的红叶。”

温卡说：“骗人。现在才什么时候，叶子就红了？”

童语说：“叶子红了是因为温度。当我给了绿叶温度，它就变成了红叶。”

温卡的心在叶子的照耀下，渐渐变暖。温卡故意说：“其实我看老师让我们找红叶，不过是个过程。因为一心向往，埋头愿望，就很容易真的做梦了。”

童语说：“那么纵使叶子是假的，心却是真的了。”

童语屡屡地说到“假”，温卡就知道他是有所指了。温卡说：“不好意思，那天我说了假话。连累得你也替我说假话。”

童语说：“那天我就知道你说的是假话。可是，一个人说假，必有他的原因。因为说假是很辛苦的，放着简单的事不做，而拣辛苦的事做，那一定是有一个大原因的。”

温卡低下头说：“谢谢你的理解。那时我在一个深深的痛苦中。当人快乐的时候，就会以真话对人。”

童语留下了红叶，就告辞了。温卡请他在自己的小屋里再坐一会儿，童语说：“不了。还有几个梦友在等着我送红叶呢。”

温卡这才知道，童语并不是只把红叶送给自己。想到这一点，温卡先是有些高兴，如果童语只送自己，她觉得压力太大了。但知道了童语要送很多人，又有些怅然。

晚上，温卡把苇叶和红叶平平展展地压在枕头下，如同小时候“六一”前压住红领巾。夜里，温卡起来了好几次，她的手指在暗夜中刷刷记录，如同被魔鬼役使的书记员。早上，她看到那些大而潦草的字，几乎不相信是自己写的。但它们忠诚地钓起了奇诡的梦境。温卡欣喜又遗憾。欣喜那是一个全新的梦，遗憾那旧而险恶的梦，就这样不辞而别了。

温卡想给童语打电话，告知红叶的功效，这才想起，自己不知道他的号码，只得把这一份感激贮着。塞车让温卡在蒯博士开讲之后才进入梦坊，来不及说话，只向童语挤了一下眼睛。当然不是两只眼睛一起挤，那只会让人以为是沙眼犯了。温卡只眨一只眼睛。温卡好久不做这种俏皮的动作了，动作有点大，半张嘴角都翘了上去。

蒯博士继续说她的话：“既然有这么多的朋友都带来了梦的标本，那我们怎样确定到底解释谁的梦呢？这让我很为难……”

温卡明白在自己进来之前，已经统计了要求释梦的人数。温卡插嘴道：“老师，我也带来了梦。”

蒯博士说：“唔，现在情况就更纷杂了。这么多的人，如何好呢？”她的身子探向大家。大家说：“抓阄吧。”

蒯兰说：“这法子对梦者是公平的。但从我这个当老师的角度说，更希望遇到一个复杂的梦，我想同学们也希望碰到一个有着多重寓意的梦。就像玉匠雕刻一块有水胆的玛瑙，更有限的乐趣和挑战。我们让每个愿意公开释梦的朋友，到讲台前讲讲他们的梦。时间是一分钟。然后，我们来个全民公决。每个人只有一票，可以弃权，却不可以重复选举。每个梦者也都有一票……”

童语插嘴道：“可以投给自己吗？”

蒯兰说：“当然了，可以。”

童语又说：“那么，您会投票吗？”

蒯兰说：“我会投票的。但大家不要受我的影响。都同意吗？”

教室响起了掌声。温卡没想到这么多的人有梦，更没想到要用梦与别人一争短长。要是在以前，温卡会选择放弃，但是，想到这个梦是那么不容易才诞生的，温卡决定为自己的梦争取选票。

共有5个梦进入竞选。温卡是第四位述梦者。温卡是个很好的讲师，但温卡不知道如何描述自己的梦，感到惶恐。温卡担忧自己的梦能不能

打垮其他4个梦。温卡听前面的人述说他们的梦，每一个梦都精彩扑朔，让人着迷。如果它们不是自己的竞选对手，温卡会非常期待窥测它们的内核。但是，温卡此刻必须要让自己的梦比它们更神秘有力。

轮到温卡了。温卡从垫子上站起来，拿着自己的笔记本，用那些粗大纷乱的字迹，吸住了大家的眼球。温卡说：“这就是我的梦留下的痕迹。我把它念出来，它们是真实的。起码是最大限度地逼近了真实。我不明白它们的意思。如果你明白，请你告诉我。如果你也不明白，就请给它一个机会，让老师来破译它。梦会感谢你们。”

温卡说完了这些话，就开始念她的梦。她本想念得跌宕起伏，但她不是一个好的朗诵家。她平铺直叙地念完了自己的梦。她甚至无法猜测大家如何看待它，大家都平静。最后一个展示梦的风采的人，是童语。童语说得很动感情，但温卡没有听进去。温卡沉浸在自己的梦里，无法自拔。

都说完了。开始投票了。大家端坐在自己的垫子上，目光收缩成管状，不同他人交换信息。开始的几个梦，梦者都投了自己一票，但每个梦只收获了很少的票数，人们惜票如金。轮到温卡了，温卡高高地举起了自己的手，她希望自己的手能有传染性，像头羊一样带动其他的手臂。她真的看到一只又一只的臂膀举起来了，但终于不再有新的手臂举起。温卡迅速计算了选票，也预算出了童语将要得到的票。她的票数比童语要少一张。最重要的是蒯兰的手一直没有举起，很明显她是要投给童语的梦了。温卡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她知道自己的梦要安息了。就在这时，童语把自己的手臂举起来，场上发生了轻轻的骚动，这是生杀予夺的一票啊。

蒯兰解析了温卡的梦。温卡这才知道她的潜意识告诉她，她已经从伤害中逃出来了，新的生活在呼唤着她。

梦坊结束了。童语和温卡告别。温卡说：“告诉我你的电话。”童语说：“你是想知道枫叶是如何变红的吗？”温卡说：“我还想知道更多。”

藏 红 花

未定国界在图纸上，是空心的断续的点，和已定国界坚定明晰的黑线不同，含着模糊的历史和隐蔽的硝烟。战士田久麦和班长高羔子，走在高原上这条虚拟的线中，积雪被军大衣的下摆扫出竹枝样的印痕。

那边是那个国家。这边是这个国家。田久麦入伍一年，刚从机关卫生科下到哨所，这是第一次巡逻。他问高羔子：“你见……过吗？”缺氧好像一块白毛巾，把他的话堵得断断续续。

“谁？野牦牛？獭兔？人？”高羔子问，明显地带着对田久麦的嘲笑。高羔子身板瘦小，眼睛、鼻子和耳朵等附件，也都是小小的，很节省皮肤。

田久麦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他们。”他本想把头扭向山峦的那一边，以姿势助说话，但厚厚的衣领和笨重的羊剪绒皮帽子使他的脖颈转动困难，只能让眼光从雪镜的一侧射出去。

高羔子不屑地说：“几次吧。他们人也不多。这么长的线，他走，咱也走。就像林子里的两条蛇，不容易撞到的。”

高羔子是南方人，所以说蛇。田久麦从来没有见过蛇，家乡的土壤燥得像香灰。田久麦以为当上兵，就可以看到蛇这样的新鲜东西，到了这里，却连蚯蚓都看不到了。冰天雪地里谈蛇，让人有一种滑腻的温热感。田久麦原以为，一条蛇是很容易碰到另一条蛇的。班长为什么这么说？可能每一条蛇都有自己的领地，从不乱窜。

田久麦说：“见到了，会怎样？”

高羔子说：“就像没见到一样。”

田久麦有些憧憬，说：“会挥手吗？”田久麦记得小时看过一个电影，边防军人在国境上遇到了，会有这种举动。

高羔子让田久麦在前边开道，田久麦趟起的雪雾呛进了他的喉咙。他吐着雪沫子说：“挥手？从来没有过。要挥，也是左手。右手一直抵在枪机上。”